

衣萍小說選

章衣萍著

樂華圖書公司印行

自選集叢書

衣萍小說選

衣萍著

上海

樂華圖書公司印

1933

□選說小萍衣□

1933.10,初版

1—1500

角六洋大價實

衣萍畫像



張
弦
作

衣萍小說選

目次

我怎樣寫小說（序）	一
第一個戀人	五
愛麗	二七
暮春之夜	四五
小嬌娘	九一
初戀	一二一

阿順.....	一三五
花小姐.....	一五三
大學教授.....	一六三
賭徒李三.....	一七一

我怎樣寫小說

因為我做了一兩本小說之後，有人說我是小說家了，其實，怎樣寫小說呢？我到如今還不知道。

但我究竟已經寫小說了。回想我初寫小說的時候，正住在北京西四牌樓的一個古廟裏。古廟的四周盡是紅牆。我覺得疲倦而且悄然了。那時正年輕，因此，我很想女人。就在想女人的境態之下，我寫了許多戀愛小說。寫戀愛，聽說如今是犯禁的。但那時普羅文學還沒有產生。而且，就是到如今，戀愛小說也還風行。我却有點

倦了。我應該換一條路走走吧。走那條路，這是我正在考慮着的。

有人說，「藝術全是說假話」，可是我却不能這樣，我的每篇小說裏全攔着我的真的心。那裏面有我的真的思想與情感，有我的真的愛和憎，血和淚。

我說，只有自己的真的心，打得動真的心的人。這是我的寫小說的唯一的法寶。世間那有假話能夠叫人動聽呢？我的女朋友曾告訴過我，做小說要做得叫人笑人不得不笑，叫人哭人不得不哭，叫人死人不得不死。我不知道到什麼時候，纔能够做得到我的女朋友所說的地步，但我是想，向着那個地步走下去的。

我不曾看過什麼小說作法，不懂什麼文藝上的種種主義。我却真的寫過小說了。而且，我將供獻我的全生命，向小說的創作路上走去。我也許還要做戀愛小說，但我已經老了，我將用悲哀的筆

墨，寫出悲慘的人生。是的，這小說是用集我的初期的作品，我誠懇地供獻給愛讀我的書的人們，並且，這裏面有幾篇是新寫成的。

衣萍 三月五日

第一個戀人

(一)

那一年，我大約是十六歲罷，因為父親在古城開藥店，我便隨着父親，住在店裏。每天到古城後街的一個高小學校裏去讀書。

高小學校裏的功課並不多，每天下午二時便沒有功課了。課餘後，我回到店中，照例是看看三國演義，或者隨着店中的夥計們，街前街後的去跑跑。店中一共有十六個夥計，其中有一個和我脾氣相

合，情感最密的，叫做華桂。華桂是一個身材矮小，舉動敏捷的小夥計，那時年紀也不過十七八歲罷，面白而紅，梳着一根很粗的「流水辮」，整日的盤在頭上。

我那時好看三國演義。華桂不識字，但他少時聽他舅舅說過三國演義的，有幾段記得很熟。像什麼「諸葛亮三氣周瑜」哪，「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」哪，「火燒赤壁」哪，華桂是一開口便滔滔不絕的。只要父親不在櫃台上，我們倆便滔滔的談起來了：

「三國時誰最會打仗？」我問。

「我以爲是呂布，你呢？」他決然的說。

「我以爲是趙子龍。呂布不如趙子龍，因爲他終於給曹操殺却了。」

「那不能怪呂布，是貂蟬害了他！啊！貂蟬！迷人精！狐狸精

！……貂蟬是狐狸精變的。」他憤然了。

「狐狸精！呂布爲什麼還喜歡他？哼！」

「呵，因爲她是女子呵！女子是迷人的。那一對肥胖而突出的乳，像饅頭般的柔軟的乳呀！只要摸一摸，只要摸一摸……」華桂像瘋狂一般地跳起來。

我忍不住笑了，走近他的耳邊輕輕地問：「你摸過……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！……但總得摸一摸。」

華桂和我是常常這樣胡扯的。但父親甚不喜華桂，以爲他太滑頭了，囑我不要和他親近。我那時對於父親的深奧的意見是不了解的。我相信華桂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；他老實，活潑，而且比旁的夥計不會躲懶。

古城是一小市鎮，鎮臨小河，可以通船。河的彼岸，有幾座小小的土山，雖無古木大樹，但山坡秀雅，春來時節，紅花青草，叢生滿山，倒影入河，風景也十分清麗。河中設小渡二，用渡往來行人，埠頭則以石砌成。古城婦女，即三三五五，在那裏洗濯衣服，華桂常攜着店中的藥材，到埠頭上，臨流漂洗。我課餘的時節，有時也提着釣竿，隨着華桂，坐在離埠頭數十武的岸上釣魚。

不知從何時起，華桂忽然認識一個洗濯衣服的婦人了。我去釣魚，便看見華桂洗完藥材，總是不肯就走，同那婦人夾七夾八的閒談。遠遠望去，那婦人好像是什麼人家的女僕，面圓身健，雖是毫無裝飾，却也有幾分可愛。我懂得華桂的心思，只顧低頭釣魚，不忍過去催他。

但華桂後來竟愈弄愈糊塗了，有時他和那婦人竟一談兩點鐘不

肯走。那一天，我因為釣不着魚，肚子裏又十分饑餓，急於要回店晚餐，於是便生氣了：

「華桂！你不回去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哦……」華桂很驚慌的抬起頭來，望一望我，便匆匆地別了談話的婦人，拿起藥材，伴我走了。

在路上，華桂悄悄的告訴我說：「飛哥兒，你千萬不要告訴掌櫃的，今天……」

「噲，」我笑了，「有味哪，談話！她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月娥，王家的女僕。哈哈，飛哥兒，她今天說起她們那裏李家女，纔真美麗呢，簡直同貂蟬一般的美麗。」

「那有的話，同貂蟬一般的？」

「真的，她這麼說。不相信，我們可以設法去瞧瞧。」

「我不要瞧……」我有點害羞了，但心裏却飄飄然起來，望着天邊一抹的鮮紅的燦爛的晚霞，晚霞中髣髴幻出一個美麗絕倫的少女，婷婷娜娜地望着我微笑。臉上也不自覺的發起燒來。

(二)

從那天起，我的怯弱的心中便起了一層意外的波瀾了，無論是吃飯，睡覺，或是入學校的時候。

「我總得瞧一瞧……」

其實爲什麼要瞧？瞧了又有什麼目的？連我自己也十分茫然。純潔而幼稚的心已陷入戀之煩惱裏了。在人生的旅路上走着的朋友，有誰不曾喝過一勺戀之苦汁呢？然而我未免喝得太早。

但我對於華桂，却不肯明白地將心事說出來。我只是對於華桂

比以前更親密了，而且當華桂下河洗藥材的時候，我總是提着釣竿悄悄跟去。父親似乎很不滿意，曾罵了我兩次，囑我不要隨着華桂外出。但我那時對於父親的譴責，似乎毫不在意。仍舊是提着釣竿，課畢便悄悄出門。

我漸漸和華桂的戀人也弄熟了，她的確是一個有說有笑的好婦人。據華桂告訴我，她十六歲便嫁給一個鄉人爲婦，因爲丈夫好賭博，把家中的田地賣盡當光了，她只得到古城來當傭婦，現在一月拿人家兩元的薪水。那賭博的丈夫，還時時來纏她，一月至少要纏去幾吊銅子，有時竟連兩元薪水，完全纏去。

那一天，當晚霞映在對岸山頂上的時節，我和華桂又在埠頭上等着月娥了，因爲華桂和月娥約定，今日來埠頭的時間比較稍遲的。華桂似乎等得很着急。時常抬起頭來探望；我的心中却仍舊爲